

教授、画家、公务员、媒体人、街道办干部、AI……

谁写的高考作文更精彩？

民族复兴日，方得真“安全”

□侯桂新[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教授]

因为自己出身于一个偏僻山村的贫苦家庭，从小就缺乏足够的安全感，尤其是对外面的世界怀有莫名的恐惧。父母虽然经历世事较多，但其实他们的恐惧更甚。我从村小读到乡里的中心小学，从乡里读到县城的中学，再从县城一跃，前往京城求学。随着离家越来越远，父母的担心也越来越深。每次离家前，他们一定要叮嘱一句：“路上注意安全。”话虽这样说，说者和听者的心里其实都在打鼓，忐忑不安。那时我们理解的“安全”不过是最基本的“人身安全”，但这一点却很难保证。我曾在邻县的公交车上碰到一伙车匪路霸强行拦车，一拥而上，强抢几位民工精心隐藏的现金，也曾在北京城四环边的一处工地，目睹几位工头模样的人手持钢管，将一位工人打得爬不起身。在这些时候，作为目击者，我心中充满不平 and 愤怒，但却只能转过眼去，以免祸及自身……

后来长大了，社会治安明显好转，神州宁靖，四海升平，哪怕夜间出门去走一条小巷，也不必悬着一颗心瞻顾左右。这时听到某些发达国家的国际都市盗贼蜂起，感觉不可思议。它们不是我们一直学习和追赶的对象吗？何以在保障人们最基本的人身安全方面反不如我们这发展中国家？直到读博时有一次和两位同学偕游伦敦，我只因在街头的宣传栏前多看了几眼，转瞬之间随身小包内所有钱财和证件不翼而飞。回头想想，对

于一个国家来说，能让所有人安安心心走在街上，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时至今日，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，人身安全早已不是我们理解“安全”一词时的重点了。现在我哪怕出差数千里，父母早就不用再叮嘱“路上注意安全”了。只要身处国内，我自幼年时形成的对外部陌生世界的恐惧感早已无影无踪。现在念及“安全”一词，我常常想到的不是自身，而是某个行业、领域、人群，乃至整个国家民族，譬如粮食安全、能源安全、信息安全、国防安全。当我关心这些的时候，我发现自己的眼光不知不觉间变高了、远了。古语云：“秀才不出门，而知天下事。”但那时的“天下”主要是指“中央之国”。只有在今天，普通国民脑海中的“天下”才是名副其实的“天下”，我们心里浮现的，常常是一张去中心化的世界地图。

当今世界变乱交织，尤其是这几年热战不断，海外诸多区域动荡不安反衬出神州“这边风景独好”。不过，一切都在巨变之中，安全问题不可能一劳永逸，就算在某些基础稳固的领域，也应时刻居安思危，筑牢防线。国泰方能民安。当中华民族真正实现全面复兴，能让世界各国真正平等相待、公平相交、合作共赢时，每一位中华子女才能心怀更强的安全感，无所畏惧地过好自己的一天，并努力参与国内国际事务，共同创造全人类更美好的明天。

初心一语，半生“担当”

□黄健生[广州画家]

画家作画，讲究“墨分五色”，更讲究“气韵生动”。而人生，亦如铺陈开来的长卷，在不同的人生阶段，蘸取不同的阅历之墨，方能写出生命的层次与厚度。若问我在人生长卷中，对哪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最深刻的流变，那定是“担当”二字。

这二字，从青涩到沧桑，从外求到内化，不仅折射着时代之变的波澜壮阔，更烙印着我生命前行的每一步辙痕。走过半百人生路，从军营卫士到南沙建设者，再到国画讲台上传道授业人。“担当”二字于我而言含义几经更迭，刻满岁月印记，成为贯穿一生的精神底色。

年少从军时，我对“担当”的理解简单而纯粹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，青春伴着军号成长，二十余载军旅生涯，枕戈待旦、严守岗位便是担当。那时总以为，担当是一身戎装下的坚守，是令行禁止的服从，是守护一方安宁的责任。训练场上挥洒汗水，边防线上日夜值守，心中认定，扛起肩章和帽徽，便是对这两个字最好的践行。彼时的担当，棱角分明，带着热血与刚毅，是军人刻在骨血里的本能，朴素又坚定。

时代浪潮奔涌向前，脱下军装，我投身南沙开发区的建设，在这片滨海热土，让我重新读懂了“担当”。昔日蕉林遍地，人烟稀少的南沙，迎来了开拓建设的机遇。没有成熟的道路，没有完善的设施，我们一群建设者扎根于此，开荒拓土、奔走忙碌。烈日下用脚丈量土地，风雨中撑伞展望未来，从零开始搭建新区的框架。站在一望无际的海岸边，望着苍茫的伶仃洋，那一刻我忽然明白，担当

不再只是守护疆土，更是敢为人先的开拓。它是面对未知前路时的迎难而上，是为城市发展、时代进步躬身耕耘的付出。从前手握钢枪保家卫国，如今脚踏热土筑梦家园。身份变了，场景变了，但那份挺身而出、负重前行的内核从未改变。南沙日新月异的发展，让我知晓，担当可融入时代发展的洪流，也可实干书写时代答卷。

参与开发建设十多年之后，我又站上高校讲台，潜心传授中国画技艺，朝夕与笔墨丹青相伴，“担当”又有了全新的内涵。挥毫泼墨间，山水入画卷，笔墨传精神。国画不仅是一门技艺，更是中华文脉的载体。站在三尺讲台，面对一代代年轻学子，忽然懂得，担当亦是文化的传承与守望。一笔一画教技法，一言一行传风骨，我不仅要教会学生运笔着色，更要引导他们读懂国画里的家国情怀和人文底蕴。一支画笔，承载着传统文化的延续；一张画案，连接着过去与未来。这时的担当，少了几分轰轰烈烈，多了几分沉静悠远。它是默默坚守，是薪火相传。

人是常为新的。从征服荒野，到建设特区，再到守望心田，我对“担当”的理解层层深入，由外而内，由刚而柔，由搏击而涵养。这不仅是我的成长印记，更是这个伟大时代在一个人精神世界里的诗意回响。世界在变，时代在新。回望既往，“担当”二字早已融入血脉。一个词语的认知蜕变，便是一个人一生的成长轨迹，更是一个时代发展的缩影。愿后辈之人，亦能读懂这份沉甸甸的含义，以青春之我，担时代之责，让初心不改，薪火永续。

“征程”画卷

□希冀[山西省大同市左云县融媒体中心副主任]

少年时，“征程”这个词，于我是一幅遥远而雄奇的画卷——

木兰替父从军，万里赴戎机，关山度若飞；王维策马问边，吟“征蓬出汉塞”，以飘蓬自况，写尽征途苍凉；岳飞凭栏北望，怒发冲冠，“三十功名尘与土，八千里路云和月”，将一生戎马付于山河。张骞两度出使西域，历尽艰辛，开启横贯东西的丝绸之路，史称“凿空之旅”；玄奘孤身西行，“偷渡玉门关，穿越莫贺延碛沙漠”，十七年跋涉五万里，留下名垂千古的《大唐西域记》。那时我眼中的“征程”，是古人身骑战马，仗剑天涯的豪迈，是英雄史诗中的壮烈与荣光。

后来，历史的书页翻到了最为沉重

的篇章。

1840年，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国门，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，“国家蒙辱、人民蒙难、文明蒙尘”。洋务运动喊出“自强求富”的口号，试图以“师夷长技”挽救危亡。辛亥革命第一枪在武昌响起，孙中山先生振臂高呼“民族、民权、民生”三大主义，“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”。这条黑暗的征程上，千万仁人志士前赴后继，只为寻找黎明的曙光。

1921年，泱泱秀水之上，南湖红船静静启航。这艘小小的红船，没有旌旗招展的壮阔，却有改天换地的磅礴。从井冈山的星火到长征路上二万五千里的

全国I卷

阅读下面的材料，根据要求写作。(60分)
 词语是表达思想情感的载体，也是展现社会生活变化的窗口。当前，世界之变、时代之变、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。青年是常为新的，在你的成长过程中，你对哪一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？这变化有你成长的印记，对你有特殊的意义……

以上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？请写一篇文章。

要求：选准角度，确定立意，明确文体，自拟标题；不要套作，不得抄袭；不得泄露个人信息；不少于800字。



读懂“坚持”，不负韶华

□豆包[AI软件]

词语是岁月的注脚，藏着成长的轨迹。一路走来，许多词语在时光流转中改变了我最初的认知，而坚持二字，于我而言，更是从单薄的字面含义，沉淀为贯穿青春的人生信条。这份认知的转变，铭刻着我的成长，也让我读懂了新时代青年该有的模样。

年少时，我对坚持的理解浅显又功利。那时总以为，坚持就是硬着头皮完成任务，是被迫咬牙熬过艰难时刻。初学长跑时，我每每跑到中途便气喘吁吁，双腿像灌了铅一般沉重，心里满是抵触。我将坚持视作一种煎熬，只为达到既定目标而勉强支撑，一旦稍有挫折，便心生退意。学习上亦是如此，遇到难解的数理题型，尝试几次无果就随手放弃，天真地觉得，不必为一道难题过分执着。那时的坚持，于我而言只是一个空洞的词汇，没有温度，更没有力量。

步入高中，课业压力陡增，无数个挑灯夜读的夜晚，一次次考试的起伏波折，让我慢慢重新审视“坚持”。高三的生活枯燥且忙碌，堆积的试卷、反复背诵的知识点、周而复始的刷题训练，曾让我陷入迷茫。我见过身边同学因成绩停滞不前而失落，也体会过努力许久却不见进步的沮丧。我开始学着沉下心来，不再急于求成。清晨迎着晨光背书，深夜伴着灯光整理错题，哪怕进步微小，也日复一日不曾松懈。我渐

渐明白，坚持从不是一时的硬撑，而是低谷中不放弃，平淡中不浮躁。它不是轰轰烈烈的壮举，而是藏在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里。

时代浪潮奔涌向前，世界、时代与历史都在悄然巨变，无数青年在各自的赛道上坚守前行，这也让我对坚持有了更宏大的理解。坚持不止关乎个人的学业与梦想，更藏着青年的责任与担当。那些扎根乡村的青年干部，坚守基层默默奉献；那些投身科研的年轻学者，潜心钻研攻克难关；那些奔赴赛场的运动健儿，日复一日训练追逐理想。他们用长久的坚守，诠释着坚持的深层内涵。个体的微光汇聚在一起，便能照亮时代前行的道路。作为即将走出高中校园的毕业生，我们的坚持，不仅是为了奔赴理想学府，更是为了练就本领，未来以一己之力回馈时代。

一字一词见成长，一言一行见初心。如今再看“坚持”，它早已不再是简单的词语，而是我成长路上收获的珍贵财富。从被动忍受，到主动坚守，再到心怀远方矢志不渝，认知的蜕变，亦是青春的蜕变。

时代日新月异，青年当步履不停。往后的人生路上，我会带着对“坚持”全新的理解，脚踏实地，久久为功。以坚守为帆，以奋斗为桨，在时代的洪流中稳步前行，用长久的坚持，书写属于新时代青年的青春答卷。

那时，“乡土”于我，是地理课本上一个被标红的名词，是试卷里“费孝通《乡土中国》论述题”的答题要点，是城市少年简历里一句轻飘飘的“籍贯：某县某村”。它被折叠、被简化、被供在“传统”的玻璃罩里，供人远观、叹息、偶尔怀旧——却无人俯身去触碰它真实的肌理与搏动。

真正的转折，不在某个宏大时刻，而在一次再寻常不过的归途。那是去年深秋，我陪一位做乡村教育公益的朋友去梅州客家山区。车行至半山腰，忽见一片梯田蜿蜒如碧玉带，田埂上竟立着几块手写木牌：“李婶的生态米·直播间入口扫码”“王伯的茶山·可预约采茶体验”。我们循着二维码走进一座白墙黛瓦的小院，院中竹架上晾着新焙的野菊，檐下挂着风干的腊肉，而堂屋正中央，一台补光灯正温柔地照亮一位银发阿婆的脸——她穿着靛蓝土布衫，对着手机镜头，用方言慢条斯理讲着“怎么挑嫩芽、怎么控火候”，屏幕右下角跳动着“已售出137单”的数字。

我怔住了。这不是我记忆里那个总在灶膛前咳嗽、眼神躲闪、见生人便缩回门后的阿婆。她的眼里有光，是被看见的光，是被需要的光，是自己亲手点亮的光。那一刻，我忽然想起费孝通先生在《乡土重建》里写过的一句话：“乡土并不是一个静止的‘过去’，而是一个活的、能呼吸、会学习、敢转身的现在。”——乡土从未沉睡，它只是安静地等我们重新学会辨认它的语言。

乡土，不是非此即彼的选项：不是“守旧”与“进步”的战场，不是“落后”与“发达”的分界线。它

“乡土”从未沉睡

□龙晓初[广东陆丰市东海街道办干部]

是根系，是土壤，是所有向上生长的起点，也是所有向外奔涌的源头。它不拒绝水泥路，但记得每块青石板的纹路；它拥抱5G基站，却依然在春分日准时祭拜土地公；它允许青年远行万里，却始终为归人留着一盏不熄的灯——灯芯里燃着的，是血脉，是记忆，是无需翻译的母语。

于是我懂得：所谓读懂“乡土”，并非要我们退回瓦房、放下手机、重拾锄头。而是终于明白——我们身上那些最珍贵的质地：对土地的敬畏、对时节的耐心、对邻里的信义、对劳作的虔诚、对“慢”的尊重、对“本”的坚守……皆源于此。这些，并非时代列车该甩掉的旧车厢，而是支撑我们穿越风暴的底盘与轴心。

今日之青年，不必在“逃离”与“留守”之间做悲壮抉择。奔赴深圳湾的灯火，可以；深耕黄土高原的苹果园，亦可。关键在于：你是否清楚自己从哪片土壤里汲取过养分？你是否愿意以当代的方式，反哺那片曾托举过你的大地？

读懂“乡土”，就是读懂自己的来路。这条路不是退路，而是底气；不是枷锁，而是罗盘。当世界加速旋转，唯有锚定于此，我们才不会在信息洪流中失重，在价值喧哗中失语，在功利迷途中失魂。

临窗夜读，偶见窗外玉兰初绽，洁白如雪，枝干却遒劲如铁。不正是乡土的模样么？它从不声张，却把最深的根，扎进最沉默的黑暗；它不争高枝，却年年捧出最清冽的香。而我们，不过是它枝头一瓣将落未落的花。落下去，是归土；飘起来，是远行。无论向哪去，都带着同一脉气息。

对“格局”一词的认知

□谢岳雄[广州退休公务员]

前几日整理旧物时翻出中学时的读书笔记，看见十五岁的我用蓝色钢笔在笔记本扉页写着：“格局就是要读书第一，学有所成。”字迹张扬，带着少年人特有的锋利。我看着那句话愣了许久，忽然想起多年来，“格局”这两个字在我心中的重量，早已变了模样。

少年时读项羽破釜沉舟的故事，总觉得“大丈夫生当如是”，格局就是凡事要争个“第一”，要站在最高处，让所有人都仰望自己。那时候参加作文比赛，要是拿了第二名，能郁闷好几天，总觉得输得就是输了，连给获奖作者鼓掌都觉得丢面子。直到后来进入人文坛，跟着师长们参加文友聚会，看见那些著作等身的老先生，提起后辈的作品时眼里闪着的光，比说起自己的获奖经历还要亮，我才第一次对“格局”的定义有了动摇。

真正的转变发生在那年古城的茶聚。凤凰丛丛的香气在骑楼底下飘着，我当着省作协领导的面，随口说起家乡几位作家的文笔早已够得上中国作协的门槛，话音刚落，素来和和气气的市作协主席脸色瞬间沉了下来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是当地唯一的中国作协会员。那时候我忽然觉得可笑，也忽然懂了：原来我年少时以为的“要强”——把“比别人强”当成目标，把身边的人都当成对手，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，生怕旁人的光盖过自己，这哪里是格局，分明是困住自己的牢笼。

后来在文坛待的时间越久，我越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格局。我见过八十多岁的老作家，亲自给素不相识的年轻作者写推荐信，拿着他们的作品到处推荐，逢人就夸“这孩子写得比我当年好”；我见过刊

物主编，把头版位置让给名不见经传的基层作者，说“他们的文字更有泥土味，比我的旧文章有价值”。2000年我加入中国作协之后，最开心的事从来不是自己的作品发表，而是看着我举荐的年轻作者一个个闯进国家级刊物，看着他们的文字在青涩变得圆熟，看着他们从地方小作协走到全国的舞台。去年看到当初我力荐的青年作家拿了全国文学奖，顺利加入中国作协，我坐在电脑前为她鼓掌，那种开心比我自己拿奖还要浓烈十倍。

这时候再想起少年时写在笔记本上的那句话，才觉出当年的幼稚。原来真正的格局从来不是“我要比所有人都强”，而是“我愿意看到更多人比我强”；从来不是守着自己的头衔固步自封，而是心甘情愿为后辈铺路，看着他们站在自己的肩膀上走得更远。就像欧阳修看见苏轼的文章时，欣喜地说“老夫当避路，放他出一头地也”，这才是文人的真格局；就像韩愈贬谪潮州不过八月，兴乡校、开文风，从不怕本地学子超过自己，最终换来海滨邹鲁的文脉流传，这才是真正的胸襟。

如今我再读“格局”二字，早就没了少年时的锋利。它不再是“争第一”的执念，而是“成他人”的胸怀；不再是“我独有”的狭隘，而是“大家好”的开阔。这十几年对“格局”二字的认知变化，藏着我所走过的路、遇过的人、读过的书，是我成长最清晰的注脚。

风从窗外吹进来，掀动旧笔记本的纸页，我拿起笔，在当年那句幼稚的话旁边，轻轻写下了新的注解：“格局是容得下旁人的光，是愿意为后辈撑伞，是你好我好大家好，是让文脉薪火相传的底气。”